

清詩話三編

張寅彭 編輯
吳忱 楊焄 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錢仲聯署



張寅彭

編輯

吳忱

楊焄

點校

清詩話三編

清詩話



柴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第七冊目次

竹溪詩話		李少白	四四九七
匏廬詩話		沈濤	四五五一
應體詩話		楊秉杞	四六一五
屏麓草堂詩話		莫友棠	四八九五
樗寮詩話		姚椿	五一二五
伯山詩話前集		康發祥	五一七一

竹溪詩話

竹溪詩話提要

竹溪詩話二卷，據光緒三年冬李氏家刊巾箱本校點。撰者李少白（一七七七一—一八三六），字雲樵，號蓮初，又號竹溪笑隱，浙江寧海人。布衣，課徒講學爲生。

按此書評歷代詩與記當代事雜陳，大抵主唐音，推神韻說，即其門弟子初殿鰲跋語所記「詩之命意製局、琢句措詞……總不外神、韻、味三字」一語可括也。故力贊王漁洋爲一代冠冕。然又不滿於明詩不脫摹擬之跡，首肯漁洋乃「不似唐人」者，是又不囿於唐矣。又有所謂「人爲詩人，詩爲詩人之詩」之說，雖非專對「學人之詩」而發，亦可見其趨尚，實乃近「詩有別裁非關學」之立場也。

目 録

序一		竹溪笑隱	四五〇三
序二		初殿勳	四五〇四
卷一			四五〇五
卷二			四五二七
跋一		初殿鼇	四五四八
跋二		李寶慶	四五四九

序一

天地無言，而雷霆宣其鬱氣，風水發其清音。吾烏知天地果鳴其豫耶？然大造自然之機緘，渺矣難窺；吾人欲吐之情懷，因乎所託。予才不敏，落脫半生，將來者不可預卜，已往者不可復留。偶於誦讀之餘，著竹溪詩話一書，或出己見，以參得失；或引成論，以定是非。非敢云折衷有當，然祛粗俗迂滯之習，發流行活潑之機，混門戶偏私之風，酌古今中正之路，力雖未逮，竊有志焉。析條各論，事之先後莊諧不必別；因詩截取，人之時代名字不皆詳。且述事言情，舉及己作；評今追昔，不慮人嗤。空山寂歷，引逸興於揮琴；秋雨淒其，度寒宵而翦燭。聊以遣懷，何堪問世。今從游二友，力勸先將二卷付梓，得毋難爲識者告乎？竹溪笑隱書於浣俗軒。

序二

竊以德揚金玉，惟魯鼓能諧滅夏之音；儀著光華，非秦鏡莫寫陽文之態。故說詩昉乎匡衡，品詩見於表聖。使不探蓬山之奧，鉤藝海之深，何由剖璞而見玉，淘沙以見金哉？李雲翁夫子東國詩人，偶來燕市；北闔試子，久困鵬程。十七場冠軍，未酌素志；十一年作客，不染紅塵。賦嬾三都，識蟲魚草木之跡；詩兼百代，綜唐宋元明之歸。且其氣節卓犖，勁竹蒼松；胸次寬平，光風霽月。不以功名之心，損其著述之志。或寄情於松枝麈尾，或游心於筠管絃賓。春風秋月之辰，酒綠燈紅之會，罔非助月旦之資，啓風騷之興也。是以上及瓠史，旁及稗官。甲乙其卷，蕭統文選之樓；上下其人，鍾嶸詩品之帙。或發明古人之所未言，或重申前人之所已道。有戒必書，雖徐應而不諱其惡；見俶則錄，即信明亦曲全其名。宋斤魯削，因地取材；春荑秋菰，因時採美。珠聯忠臣孝子之文，壁合紅袖青衫之什。未通名者，已知音於流水高山；未謀面者，已傳響於幽巖空谷。借五色花筆，擷九畹蘭言。其廣收博採也，富比金壺；其取當擇精也，細如鐵網。登龍門而價重，附驥尾而名彰。幼爲十縣之魁，童王著號；今訂千秋之論，騷主持衡。擷芬摘藻，挖雅揚風。俾研今稽古之人，不墮魔道；使執管操觚之士，盡出迷津。誠爲詩教之金針，騷壇之寶筏也。光緒丁丑歲門人初殿勳謹識。

竹溪詩話卷一

寧海李少白雲樵著

凡詩人才子，不以無知己而不樂。然文章不遇識者，行蹤落落，搔首自愛，亦千古所憾。予讀毛君大可句「與予同下泪，只有鏡中人」，不覺歎歎累日。謫仙詩云：「策杖尋英豪，立談乃知我。」誠人生快事。

詩有繪色繪聲之妙，即以寫景論，往往有景不甚佳，一入詩人之口，便有深致。如浦文玉詩云：「池萍漲雨青浮岸，鄰樹分陰綠過牆。」正此類也。他不勝舉。

予不耐與粗俗拘滯之人談，更不耐與粗俗拘滯之人談詩。粗俗者不尋詩味，剛愎而自是；拘滯者過尋詩解，迂腐而無趣。雖相對片刻，令人鬱悶之氣，非清酒十斛不能滌盡。

古來名人之詩不能盡佳，然自多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。乃人或震於其名，謂其詩無不佳；或因其有不佳者以詆誹其詩，俱不可與論古人。

昔人詩云：「吟安一個字，撚斷數莖鬚。」又云：「爲求一字穩，耐得半宵寒。」不知者以爲甚苦，而其樂趣正難言喻也。

世風愈趨愈下，而諂尤甚，並非脅肩諂笑所能盡也。嚴君甫銀浦有句云：「常代貴人驕。」五字將諂人情態包括無遺。

袁子才再題馬嵬驛三絕，似爲玉環解誚，然和平蘊籍，味在持論者上。

予性簡傲，不能求人，惟聞人有奇書名花，不妨下氣求之。及觀袁子才乞花詩尾聯云：「平生風骨峻嶒甚，每到低頭總爲卿。」不覺擊節。

王恕牧牛詞有云：「背上閒閒立春鳥。」柯石菴勸農詩有云：「牛背一鴉立。」沈歸愚謂：「往見石田翁畫鴉立牛背，今爲石菴詩寫出。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，豈獨摩詰然耶？」予謂此皆眼前景，然惟詩人能道之。嚴君亦有句云：「牛馱野鵲嚼生草，犬逐田禽折嫩苗。」

閨秀倪瑞璿憶母云：「河廣難杭莫我過，未知安否近如何。暗中時滴思親淚，只恐思兒泪更多。」是唐人「邯鄲驛裏」一絕筆意。姚益敬力疾作書寄外，因題紙尾云：「尺素題初罷，輕羅泪未乾。離愁不堪寄，聊復報平安。」是唐人「故園東望」一絕筆意。

許廷鑠夫婦能詩，其女孟昭、孫女楚畹，皆能存家風。孟昭寒夜曲云：「金翦生寒夜漏長，玉人纖手懶縫裳。素娥偏耐秋光冷，來照鴛鴦瓦上霜。」楚畹寒夜曲云：「沈沈夜永漏聲添，倚戶蕭條對彩蟾。青女不知幽院冷，還吹霜氣入重檐。」二詩神味，如出一手。

閨秀吳若華新磨古鏡詩云：「閱世興亡疑有眼，辨人好醜總無聲。」其胸次可想。世之恃才賈禍者，盍三復斯語。

賈長江爲唐名僧，詩多清遠之句。國朝僧能詩者頗多，若實訥「山月白如曉，溪雲涼似秋」、「小樓明月上，照見隔溪山」、「野鳥不依樹，閒雲偶入城」諸句，正復不讓前人。他如古裝之「流水道人意，青

山太古心」宗渭之「鳥聲寒顧竹，樹色靜疑山」，元祚之「流水一聲磬，夕陽數點山」，亦皆不染纖塵。

趙雲崧大抵以議論爲詩，故神韻絕少。然其標新領異，亦自成一家。

無名氏二句云：「夜半梅花深雪裏，小窗鐙火讀書聲。」柳亭詩話稱其清淡，非肉食者所能理會。予因憶小兒本煥髫齡尚未作詩時，一日梅開月上，嚴君命其試作之。彼得二句云：「小窗殘雪後，寒月到梅花。」嚴君甚喜，蓋喜其微有清機也。

王之渙「黃河遠上」一絕，雄渾神韻，大氣包舉，爲千古名作，宜其有旗亭之樂。其登鸛雀樓五絕，亦有氣概。至於暢當作雖可匹敵，然視王尚覺著力。

東坡詩有云：「明月入戶尋幽人。」夫月豈解尋人，然月正解尋幽人，知月之尋不尋在人之幽不幽耳。

族姪維城字聯璧，予窗友也。多才思，嗜文學。惜其得年不永，廿餘歲即爲地下修文。其遺稿散失。曾記其春遊一絕云：「淡淡春山遠遠波，遊人載酒數相過。溪南獨有一峰秀，擁出白雲挂薜蘿。」又見贈一絕云：「風儀高邁莫如君，玉樹亭亭本不羣。只恐蒹葭空欲倚，青山萬里隔層雲。」細玩此詩，或其不壽之讖乎？

戎昱爲刺史，郡有酒妓善歌，昱屬情甚厚。韓滉召之，昱贈以「好是春風湖上亭」一絕；又昱席上有善歌者，于頔召之，昱贈以「寶鈿香蛾翡翠裙」一絕。後俱以詩遣歸。人咸謂非昱詩之佳不及此。予謂昱詩固佳，亦幸遇韓、于二公耳；若遇李逢吉，不過大好詩而已，昱亦將抱禹錫之恨。

學詩多有名家者，不如取衆人之長爲優。然專則易肖，衆則易荒。予於詩實不免務廣之弊。人之學詩，每於所慕者下筆求肖。予爲人脫畧，但取所慕者平日讀之而已。至下筆時，初不求肖於他人也。

「林深鶯喚客，窗破月窺人」，旌姪韓璞句也。又作梨花詩，用阮亭秋柳原韻，詞旨清婉。今不憶其全，惟憶其「箱」字韻云：「秋雨山陽魏武箱。」意甚繇邈。予之和作「年」字韻云：「人生惆悵清明日，弟子飄零天寶年。」

族兄展菴因予贈詩數首，遂刻意爲詩，頗有佳句。如春遊云：「鴨頭綠水花邊活，雁齒紅橋竹外斜。」迴溪草綠烟猶濕，窄徑花香蝶自飛。」又有句云：「詩情常被夕陽留。」若令黃九烟見之，當收入夕陽集中。

慎庸趙公田在潛心古作，以昌黎爲宗。與嚴君倡和數年之久，絕不知其夫人能詩。一日忽錄其夫人小齋偶吟云：「小小書齋景物奇，寒梅半樹潑胭脂。紅羅亭畔知多少，爭似東坡竹外枝。」詞意清秀，不愧詩人之匹。

本耀，予胞姪也。年十餘歲，聞予論詩，心好慕之，半年得詩若干首。如海上云：「蒼烟拖碧水，白鳥點青山。」山遊云：「穿林衣帶露，題石筆沾苔。」閒居云：「窗開花落硯，風起竹磨檐。」野望云：「雨晴雲現日，林近樹遮山。」殊覺不惡。

景氏園中有名折花巖者，予作勿折花詩戒之。李鎮東見之，笑曰：「昔王暉作戒折花文，花神見

召。此亦甚愜花神意。」因戲作冊命，傳花神之意，名其篇曰雲樵之命。注云：「雲樵，處士名。景園花木每歲爲主人所折，且以『折花』名巖。雲樵聞之，作詩以戒。詩達花神知。花神以雲樵爲錦官城惜春御史，兼理天下名園花木事，即以景園爲湯沐之邑，此其冊命也。古文無，今文有。」命曰：「惟二月既望，花神魏夫人朝步至錦官，則至于芙蓉城，以天下之花木命雲樵保釐于景園。神若曰：『汝雲樵，惟石子丁子，敷大德于羣芳，用克分主芙蓉。惟尤子左右二主，綏定厥花。毖封頑姨，俾無虎狂。爰居飛廉，式化厥訓。既歷數紀，雲淡雨微。羣花無虞，予女夷以甯。世既遷變，禍有不測。風遵五日，民忽衆狂。景氏惟始作亂，延及于天下，殲殘我花木。純罔有詩酒償清賞，聞惟折。嗚呼，閔予女夷嗣造，人不戕賊枝葉于羣卉，欲大誥扞花于艱，予則罔克。惟汝詩成，克戒折花，首尾四勿，棒喝天下，罔不祇汝言，予女夷實嘉賴之。嗚呼，今予命汝以惜春御史之職，往哉。』我聞曰：『皇天無春，惟花是春。愛花無過，惟折是過。景俗靡靡，折花惟賢。餘巖未泯，汝其念哉。惟石丁克愛厥始，惟尤子克保厥中，惟汝克護厥終。四子協心，澤及累葉。使天下無以折花增厥過，乃汝功。』花神曰：『汝雲樵，花之盛衰，惟汝是視。屢儆屢戒，厥花允茂。其歸就汝邑，守汝職，用賁汝桂酒一卣、桃符一、蒲劍百、蓉裳一、蕙帶百、木奴千頭，往敬哉。庇根護梗，惠顧羣花，無荒棄。予女夷命。』文章游戲，可博一哂。

王阮亭論詩如華巖樓閣，彈指即見；又如五城十二樓，縹緲俱在天際。施愚山則譬諸作室，一俱就平地築起。二論雖甚相懸，然不由平地築起，何以至縹緲天際、彈指即見之域哉？

阮亭詩大抵以神韻勝。他人入於題中，阮亭踞乎題上。當時趙秋谷好排詆，而與阮亭尤不合。謂阮亭詩爲時派，專尚新異，疏闊唐賢。不知阮亭固得力唐賢，而卻能自出機杼也。

杜牧齊安郡晚秋詩云：「雨暗殘燈棋散後，酒醒孤枕雁來初。」悽惋之情，溢於言外。予曾有句云：「一院竹聲風未定，半窗花影夢初醒。」則只言清幽之意也。

游仙詩原以寓興，非必實有其事也。若梁山舟詩云：「登仙直是尋常事，雞犬由來亦上天。」趙雲崧詩云：「古有長生今亦鬼，天如可上地無人。」素然意盡矣。昔曹唐作游仙詩，才情縹緲，李遠每吟之而思其人，實稱題之作也。

《說詩粹語》：「收末或放開一步，或宕出遠神，或本位收住，俱就上文體勢行之。」予謂此外復有追進一步之法，亦不可不知。若反結、正結、旁結、襯結、合結、分結、虛結、實結、逆結、順結，則於上四法中分割之耳。

周弼曰：「五律中四句，須前聯情而虛，後聯景而實。實則氣勢雄健，虛則態度諧婉。輕前重後，劑量適均。如王維過香積寺詩，前聯虛，後聯實也。宗唐者多尚此體。若前重後輕，多流於弱，蓋發興盡，則難繼矣。」此論甚允。然興之所之，亦不必拘也。

太白峨眉山月歌爲古來絕唱，乃是一片神行，稍有擬議，則失之矣。王鳳洲曰：「此太白佳境，二十八字中有峨眉、山、平羌、江、清谿、三峽、渝州，使後人爲之，不勝痕迹矣。益見此老鑪錘之妙。」

凡詩可謂詩人之詩，便是佳境。蓋詩如鏡花水月，非可求於形迹，惟在得其意耳。不得其意，雖